

《金瓶梅词话》语词札记

蒋礼鸿

《金瓶梅词话》这部书，有许多口语成分，书中有好多词语解释不出，书中有很多同音或音近的假借字，有其自己的面貌，与一般书里的不同。下面记述可以解释的词语和假借字，并附文字校改三处。所有这些，或者可供研究语言文字的同志参考，并希予指正。根据的本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本。

(一) 第一回：“吴钩乃古剑也，古有干将、莫铎、太阿、吴钩、鱼肠、躑踖之名。”

按：《康熙字典》：“《正韵》：‘镠镂，剑名’。亦作属。”《荀子·成相篇》：“进谏不听，刳而獨鹿奔之江。”杨倞注：“獨鹿与属镂同，本亦或作属镂，吴王夫差赐子胥之剑名。”据此，躑踖当作镠镂。

(二) 第一回：“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，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。”

按：“泼天哄”是非常大的意思。

(三) 第一回：“他是块高号铜，怎与俺金色比？”

按：高号是反话，说的是低级。铜不能比金，又是低级的铜，更不能比了。

(四) 第一回：“武松仪表甚搨搜”

按：前文说：“看了武松身材凜凜，相貌堂堂。”搨搜就是

凛凛堂堂的意思。第七十回：“一个个长长大大，搯搯搜搜，……端的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”搯搯搜搜也是凛凛堂堂。

(五) 第一回：“把手只一推，争些儿把妇人推了一交。”第九十一回：“娘子人材无比的好，只争年纪大些。”

按：争就是差。辛弃疾《江神子·博山道中书王氏壁》词：“比着桃源溪上路，风景好，不争些。”

(六) 第二回：“大官人侥幸，好几日不见面了。”

按：《水浒传》二十四回作“大官人！稀行！好几时不见面！”侥幸当依《水浒传》作稀行。又据第六十一回“稀幸，那阵风儿刮你到我这屋里来”，则本书以幸作行，幸字可不改。

(七) 第二回：“那妇女听了这几句话，一点红从耳畔起，须臾紫涨了面皮。”

按：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：“那妇人被武松说了这一篇，一点红从耳朵边起，紫涨了面皮。”涨就是涨。又第七十五回：“吴月娘乞他这两句触在心上，便紫涨了双腮。”涨也是涨。

(八) 第二回：“且交他来老娘手里纳些败缺，撰他几贯风流钱使。”第四回：“聒噪老叔，教我去寻得见他，撰得三五十钱，养活老爹，也是好处。”

按：第四回引文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作“聒噪阿叔，叫我去寻得见他，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也好”，说明撰是赚的假借字。又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五回：“我指望去摸三五十钱使。”摸是撰字形近之误，《水浒传》正作“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钱使。”

(九) 焦躁，本书作焦咆。如：第三回“若焦咆跑了归去时，此事便休了；他若由我拽上门不焦咆时，这光便有了九分。”

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作焦躁。

(十) 第八回：“你写几个字儿，等我替你稍去，与俺爹看

了，必然就来。”第十五回“又稍了一个帖，暗暗请西门庆那日晚夕赴席”。第五十二回：“你往后边去，稍些香茶儿出来。”第七十九回：“原来王经稍带了他姐姐王六儿一包儿物事，递与西门庆瞧，就请西门庆往他家去。”

按：稍就是带，第七十九回“稍带”两个字同义连文。这个字通常写作捎，稍是假借字。

(十一) 第十一回：“半边胳膊动且不得。”第二十回：“俺的小肉儿，正经使着他，死了一般懒得动且。”

按：动且通常写作动弹，且也是假借字。

(十二) 第十二回：“浑家大小吃了缸内水，眼看着媳妇偷盗，只相没看见一般。”第二十一回：“一家三个媳妇儿，与公公上寿。先该大媳妇递酒，说：‘公公好相一员官。’公公云：‘我如何相官？’媳妇云：‘坐在上面，家中大小都怕你，如何不相官？’次该二媳妇上来递酒，说：‘公公相虎威皂隶。’公公曰：‘我如何相虎威皂隶？’媳妇云：‘你喝一声，家中大小都吃一惊，怎不相皂隶？’公公道：‘你说的我好。’该第三媳妇递酒，上来说：‘公公也不相官，也不相皂隶。’公公道：‘却相甚么？’媳妇道：‘公公相个外郎。’公公道：‘我如何相外郎？’媳妇云：‘不相外郎，如何六房里都串到？’”

按：这里的许多相字，都是像的假借字。

(十三) 第十七回：“打选衣帽齐整，骑着大白马，四个小厮跟随，往他家拜寿。”第十九回：“西门庆从巳牌时分，打选衣帽齐整，四个小厮跟随，骑马去了。”

按：打选就是打扮，说的是把衣帽穿戴得齐整。

(十四) 《水浒传》里常用吃字表示“被”的意思，如第二十三回：“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。”第二十四回：“那婆子吃他这两句道着他真病，心中大怒。”本书也用吃字来表示这个意思，但绝大多数用“乞”字。举三个例子如下：1.第

一回：“端的不知谁家妇女？谁的妻小？后日乞何人占用？死于何人之手？”2.又：“武松乞他看不过，只低了头，不看他。”3.第二回：“只说武大自从兄弟武松说了去，整日乞那婆娘骂了三四日。”

(十五)书中炖汤炖水的炖，绝大多数用假借字顿，又有作𩚑字的。如：第二十三回：“上房拣妆里有六安茶，顿一壶来俺们吃。”又：“与他顿茶顿水，做鞋脚针指。”第五十回：“交丫头𩚑好茶。”

(十六)第二十五回：“几时没见，吃得黑腓了。”

按：《集韵》上声十九隐韵：“腓腓，肥也。”十七準韵：“腓，肥也。”黑腓是肤色黑而又肥胖的意思。下文说：“黑贼囚，几时没见，便吃得这等肥肥的来家。”和这里相应。

(十七)第二十五回：“就是石头貉刺儿里迸出来，也有个窝巢儿。”第三十七回：“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寻得一所，强如在这僻格刺子里。”

按：貉刺格刺就是北京话的杓晃，南方则说角落，《西游记》第四十六回作“纒络”。

(十八)第二十五回：“东净里砖儿，又臭又硬。”第四十八回：“咱这边也搭起个月台来，上面晒酱，下边不拘做马坊，做个东净，也是好处。”第八十五回：“令秋菊搅草纸倒将东净毛司里。”又：“毛司里砖儿，又臭又硬。”

按：东净就是东圞，即厕所。《广雅·释宫》：“圞，厕也。”第八十五回的“毛司”，司就是厕。

(十九)第二十五回：“破着我一条性命，自凭寻不着主儿哩！”又：“破着一命刚，便把皇帝打！”又：“左右破着把老婆丢与你。”第四十六回：“我破着爹骂两句，也罢，等我上去替姐们稟稟去。”

按：破就是拚命的拚，谓准备受损害。

(二十)第三十回：“风跑，快请蔡老娘去。”又：“一个风火事，还像寻常慢条斯礼儿的。”

按：风跑就是飞跑，风火事就是紧急事。

(二十一)第三十一回：“自从养了这种子，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，见了俺每如同生刹神一般，行动就睁着两个毵窟窿要喝人。”

按：毵窟窿是眼睛。加毵字，是骂人的话。

(二十二)第三十二回：“这小歪刺骨儿诸人不要，只我就罢了。”

按：诸人是别人，见我的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。

(二十三)第三十八回：“嗔道他头里不受这银子，教我拿回来，休要化了，原来就是这些话了。”第四十五回：“嗔道头里使他叫媒人，他就说道：爹教领出去。”第六十七回：“嗔道他昨日你这里念经他也不来，原来往东平府关银子去了。”

按：嗔道就是怪道，意谓怪不得。

(二十四)第四十二回：“原来西门庆先使玳安顾下轿子，请王六儿同往狮子街房里去。”

按：顾就是雇，出钱叫人做事。

(二十五)第四十八回：“官客请了张团练、乔大户……约二十余人。堂客请了张团练娘子、张亲家母……。”第七十八回：“西门庆家中请各官堂客饮酒。”

按：堂客是女客，官客是男客。官堂客是官客和堂客，也就是说男客和女客。

(二十六)第五十回：“那书童把头发都揉乱了，说道：‘耍便耍，笑便笑，臊刺刺的，屙水子吐了人凭一口！’玳安道：‘贼村秫秫，你一日才吃屙？你从前以后，把屙不知吃了多少！’”

按：屙字不见于字书，据上文，玳安尽力向书童口里吐了一口唾沫，则屙是唾沫。

(二十七) 第五十二回：“苍蝇不钻没缝的鸡弹。”

按：弹是蛋的假借字。

(二十八) 第五十三回：“兀的不韵煞人也嗑！是谁家？把我不住了偷睛儿抹。”

按：下文说：“只顾把眼睛来打抹。”两个抹字义同。抹是斜着眼看的意思，见我的《咬文嚼字·试说“抹”的本字》。

(二十九) 第五十三回：“怎么悄悄的关上房门，莫不道我昨夜去了，大娘有些二十四么？”

按：二十四本指二十四节气，这里当生气的气讲。下文说：“怎的不是气我？”也是生气。

(三十) 第五十四回：“今日在那簋儿吃酒？”又：应伯爵道：“就是刘太监园上也好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也罢，就是那簋也好。”

按：那簋儿是何处，那簋是那里。这簋字也是假借字，别的书上写作“答”、“搭”。汤显祖《牡丹亭·惊梦》：“是答儿闲寻遍。”杨万里《山村》诗：“一搭山村一搭奇，不堪风物索新诗。”

(三十一) 第五十七回：“又有那些不长进要偷汉子的妇女，叫他牵引和尚进门，他就做个马八六儿，多得钱钞。”

按：马八六儿就是马泊六。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：“老身为头是做媒；又会做牙婆；也会抱腰，也会收小的；也会说风情，也会做‘马泊六’。”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注：“马泊六——不正当男女关系中的说合人。”

(三十二) 第六十七回：伯爵道：“哥若肯下顾，二十两银子就勾了，我写个符儿在此。费烦的哥多了，不好开口的，也不敢填数儿，随哥尊意便了。”那西门庆也不接他文约，说：“没的扯淡，朋友家，什么符儿！”

按：符儿就是所谓文约，实际是借据。

(三十三) 第七十九回：“西门庆自知贪淫乐色，更不知灯尽油枯髓竭人亡。”

按：自知是只知道。

(三十四) 第八十一回何：“况韩伙计女儿又在府中答应老太太。”又：“他家女孩儿韩爱姐，日逐上去答应老太太。”第九十五回：“白日里还进来，在房中答应月娘。”第九十七回：“春梅拿出两床铺盖贪枕与他安歇，又拨一个小厮喜儿答应他。”

按：答应是侍候的意思。

(三十五) 第八十二回：“坐到那咱晚，险些儿没把腰累痠痛了。”

按：《集韵》去声三十八箇韵：“痠，病也。”平声八麻韵：“痠，病也。”这里大概是痠痛的意思。

(三十六) 本书里有“禁”、“转”两个字，都是赚钱的意思，其例如下：第八十六回：“周守备见了春梅，生的模样儿比旧时越又红又白，身段儿不短不长，一对小脚儿，满心欢喜，就兑出五十两一锭元宝来。这薛嫂儿拿来家，凿下十三两银子，往西门庆家交与月娘，另外又拿出一两来，说是‘周爷赏我的喜钱，你老人家这边不与我些儿？’那吴月娘免不过，只得又称出五钱银子与他，恰好他还禁了十七两五钱银子。十个九个媒人，都是如此转钱养家。”又：“你这几年转的俺丈人钱勾了，饭也吃饱了，心里要打伙儿把我疾发了去，要独权儿做买卖，好禁钱养家。”

按：“禁钱养家”和“转钱养家”句例相同，意义也一样。如：第九十四回：“我只要八两银子，将这淫妇奴才好歹与我卖在娼门，随你转多少，我不管你。”第九十八回：“韩道国也禁过他许多钱使。”

(三十七) 第八十七回：“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，剜了个血窟窿，那鲜血就邈出来。”第九十九回：“吃他拉被过一边，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来。扎着软肋，鲜血就邈出来。”

按：邈是冒的假借字。

(三十八) 第九十五回：“小的偷的假当铺当的人家一副金头面，一柄镀金钩子。”又：“小的因此不愤，才偷出假当铺这头面走了。”

按：假字应作解，后文“那日却说解当铺橱柜里不见了头面”可证。“解当铺”就是当铺，在本书和《水浒传》里，“解”都作典当讲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杭州大学中文系

《采葛歌》并非唐诗

清康熙时陈廷敬、查慎行等人所编的《佩文斋咏物诗选》（见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）是一部集古今咏物诗之大成的大型类书，其卷一五七《苳葛类·七言古》中载有一首《采葛歌》：“葛不连蔓菜台台，今我采葛以作丝。女工织分不敢迟，弱於罗兮轻罪罪。号絺素兮将献之。”关于《采葛歌》的创作时间和作者，《佩文斋咏物诗选》认为是唐代无名氏之所作。其实，早在东汉赵晔的《吴越春秋》卷八《勾践归国外传》即载有此诗。其文如下：“吴王得葛布之献，乃复增越之封，赐羽毛之饰、机仗、诸侯之服。越国大悦，采葛之妇伤越王用心之苦，乃作《苦之诗》曰：‘葛不连蔓菜台台，我君心苦命更之。尝胆不苦甘如饴，令我采葛以作丝。饥不遑食四体疲，女工织兮不敢迟。弱于罗兮轻罪罪，号絺素兮将献之。越王悦兮忘罪除，吴王欢兮飞尺书。增封益地赐羽奇，机杖茵褥诸侯仪。群臣拜舞天颜舒，我王何忧能不移！’这是一首反映越国采葛妇为兴邦复国、报仇雪耻，不辞辛劳，采葛织布的诗。据此可知，《佩文斋咏物诗选》所载的《采葛歌》的诗句实出自《吴越春秋》中的《苦之诗》的有关诗句，故将此诗定为唐人所作，实误。而1990年6月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陈耀东著《唐代文史考辨录》中有《〈全唐诗〉拾遗》一编。作者根据《佩文斋咏物诗选》之所载，视《采葛歌》为《全唐诗》所漏收，又将它辑入其所著的《〈全唐诗〉拾遗》中，以作为对《全唐诗》的补佚，亦误。

·龚剑锋·